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结构特征及对策分析

施文华¹, 严茂林², 刘昌勇², 葛玮玮¹, 吴成亮¹, 张洋¹

(1.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我国是油料进口与消费大国,油料自给率低、严重依赖进口。当前地缘政治矛盾的加剧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令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动荡,我国油料贸易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油料进口量持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分析目前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总量特征,以及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和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的产品结构特征与国别特征,并进一步对大宗油料商品和特色油料商品的进口贸易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针对当前我国油料供给面临的国内外约束与风险,应大幅提升油料增产保供能力,积极拓展油料进口渠道,减少对贸易争端国的进口依存度,建立和完善油料安全预警系统与应急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油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油料安全。

关键词:油料进口贸易;大宗油料;特色油料;特征;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TS222;S56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3-7969(2023)08-0001-08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Chinese oilseeds import trade

SHI Wenhua¹, YAN Maolin², LIU Changyong², GE Weiwei¹,
WU Chengliang¹, ZHANG Yang¹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 State Academy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big importer and consumer of oilseeds, but the self-sufficiency rate of oilseeds is low and relies heavily on imports. At present, the aggrav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trade policy make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turbulent, and the oilseeds trade of China is facing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oilseeds import volume and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volume of oilseeds import trade at present, the product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of bulk oilseeds represented by soybean, rapeseed and peanut, and characteristic oilseeds represented by sesame, sunflower seed and flaxseed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import trade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bulk oilseeds and characteristic oilseeds were judged respectivel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traints and risks of oilseeds supply, we sh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oilseeds production increase and supply assurance, actively expand oilseeds import channels,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imports from countries with trade disputes,

收稿日期:2022-05-16;修回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财政经费项目(JGHX202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019)

作者简介:施文华(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E-mail)18519166255@163.com。

通信作者:吴成亮,副教授(E-mail)wubjfu@163.com。

establish and perfect oilseeds safety early warning system and emergency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ilseeds industry and ensure oilseeds safety.

Key words: oilseeds import trade; bulk oilseeds; characteristic oilseeds;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af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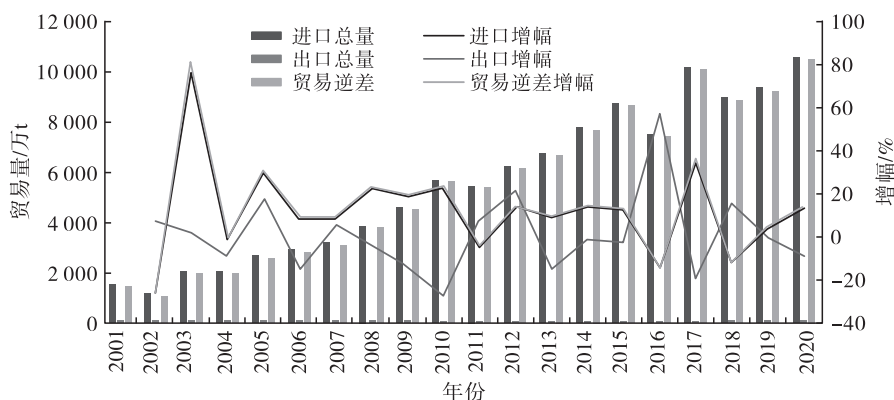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油料消费持续上涨,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导致我国油料进口压力不断增加,对国际油料市场的依赖程度持续加深。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和逆全球化形势的加剧给我我国油料贸易带来了新的变数。本文基于中国油料产业的历史特点与贸易规模排名^[1],将其细分为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和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两类。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油料数据,对2001—2020年我国两类油料进口贸易的总量特征、大宗油料和特色油料的产品结构特征与国别特征进行研究,对两类油料商品的进口贸易特征及未来变动趋势作出剖析和研判,分析当前我国油料进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今后我国油料的生产和贸易

提供参考。

1 我国油料贸易的特征

1.1 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

我国既是油料供需大国,也是油料进口大国。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油料总产量达到6 324万t,接近世界总产量的9%,是继巴西、美国 and 阿根廷后的世界第四大油料生产国;同年,我国油料消费量达16 202万t,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3%,油料进口量高达10 414万t,接近世界总进口量的55%(由于UN Comtrade数据库暂无消费与产量数据,此处使用USDA数据进行代替)。图1为2001—2020年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及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库。下同

图1 2001—2020年我国油料贸易的总量特征及变化

由图1可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全球油料生产和贸易格局的急剧变化,国际贸易环境日益自由化,我国油料的进口总量由2001年的1 570.29万t增至2020年的10 616.47万t(与USDA数据略有不同,但误差较小,推测为统计口径误差),增加了9 046.18万t,年均增幅高达10.58%,而出口总量则

呈降低态势,由91.57万t降至82.85万t,贸易逆差由1 478.71万t扩大到10 533.62万t,年均增幅为10.84%。可见,油料进口在波动中增势显著,进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

1.2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产品结构特征

图2为2001—2020年我国油料进口品种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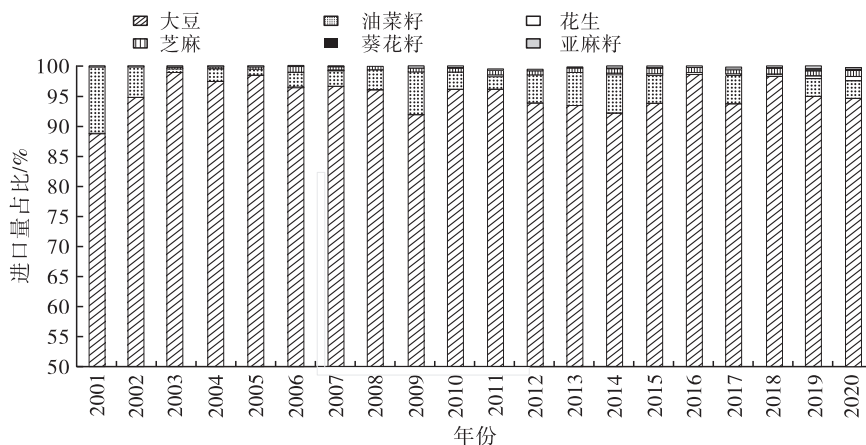


图2 2001—2020年我国油料进口品种结构

由图2可知:加入WTO以来,大豆始终在我国油料进口贸易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在绝大多数年份进口油料中的占比超过90%,甚至高达98%以上;油菜籽的进口规模位居第二,2001年其进口量占比为10.98%,其他年份均在2%~6%之间徘徊,而其他4种油料的进口量占比则相对较小,均低于

1%。因此,从油料进口品种结构特征来看,我国进口油料的品种集中度过高。

1.2.1 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品进口贸易特征

图3为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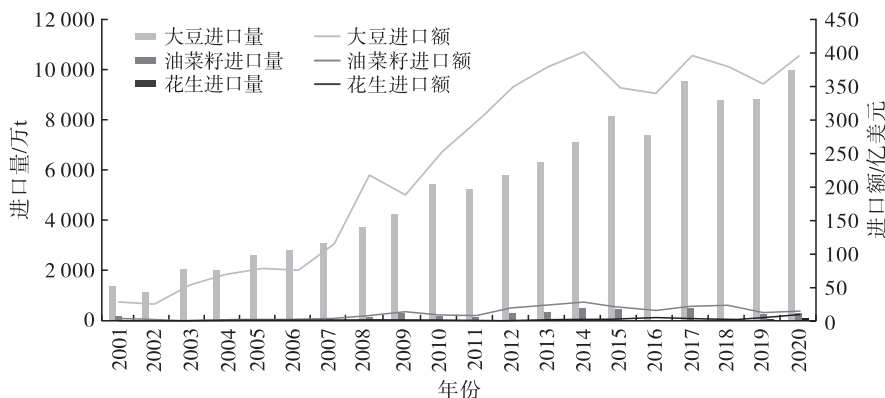


图3 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特征

2020年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的合计进口量为10452.66万吨,在油料进口总量中占比高达98.46%,近20年大豆、油菜籽、花生的合计进口量在油料进口总量中的占比更是常年稳居98%以上。

大豆一直是我国进口规模最大的油料品种,常年保持净进口状态,其进口量在2001年为1393.95万吨,2020年更是飙升至10032.70万吨,年均增幅高达10.95%。油菜籽是我国第二大进口油料,常年保持净进口状态,进口量由2001年的172.43万吨

增至2020年的311.44万吨,年均增幅为3.16%,呈波动式增长。花生的进口量由2001年的0.03万吨增至2020年的108.52万吨,虽然增速较快,但2001—2014年其进口规模较小,年进口量不足3万吨,2015年其进口量虽激增到2014年的4.43倍,但在油料进口总量中的比例仅为1.03%。

1.2.2 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商品进口贸易特征

图4为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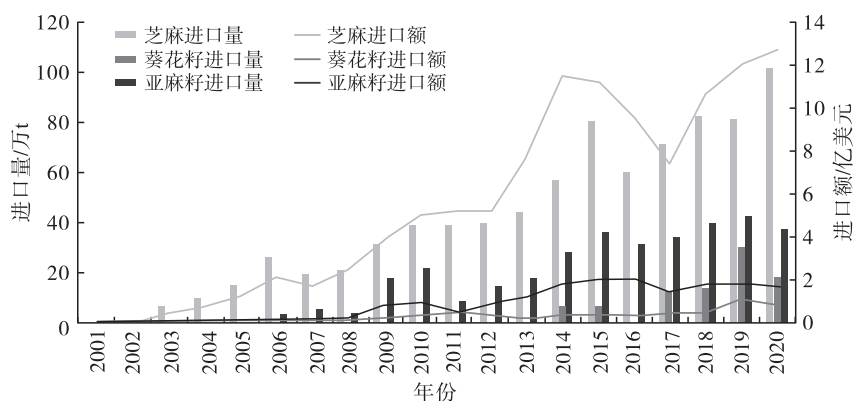


图4 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特征

2020年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的合计进口量为156.91万吨,在油料进口总量中占比仅为1.48%,近20年芝麻、葵花籽、亚麻籽油料进口量在油料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低于2%,在我国油料进口总量中的占比远不及大宗油料。

芝麻在3种特色油料进口中居首位,常年保持净进口状态^[2],其进口量在2001年仅为0.67万吨,

2020年则突破了100万吨,年均增幅为30.25%,进口规模显著增加。亚麻籽在3种特色油料进口中居第二位,2006年以前我国亚麻籽年进口量不足3万吨,此后年份我国亚麻籽进口量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67万吨增至2020年的37.25万吨,而其出口量则始终低于1万吨,故亚麻籽贸易也长期保持净进口状态。葵花籽的进口量在三者中最低,在油料进口总

量中的占比始终低于0.4%,2013年以前我国几乎不进口葵花籽,故葵花籽始终保持着净出口状态,但近年来葵花籽进口量显著增加,2014年其进口量首

次突破1万t,并于2019年达到峰值30.25万t。

1.3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结构见表1。

表1 我国油料进口贸易的国别结构

2001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来源	份额/%	来源	份额/%	来源	份额/%	来源	份额/%	来源	份额/%
美国	36.49	美国	40.83	美国	41.36	巴西	45.75	巴西	60.55
阿根廷	31.97	巴西	29.39	巴西	32.57	美国	32.47	美国	24.72
巴西	20.13	阿根廷	27.34	阿根廷	19.62	阿根廷	10.80	阿根廷	7.03
加拿大	7.91	加拿大	0.99	加拿大	3.31	加拿大	6.08	加拿大	2.55
合计	96.50	合计	98.55	合计	96.86	合计	95.10	合计	94.85

由表1可知,我国油料的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美洲国家,巴西、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始终是我国油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国,四者占据我国94%以上的进口市场份额,我国进口油料市场基本被主产国所垄断。

1.3.1 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品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图5为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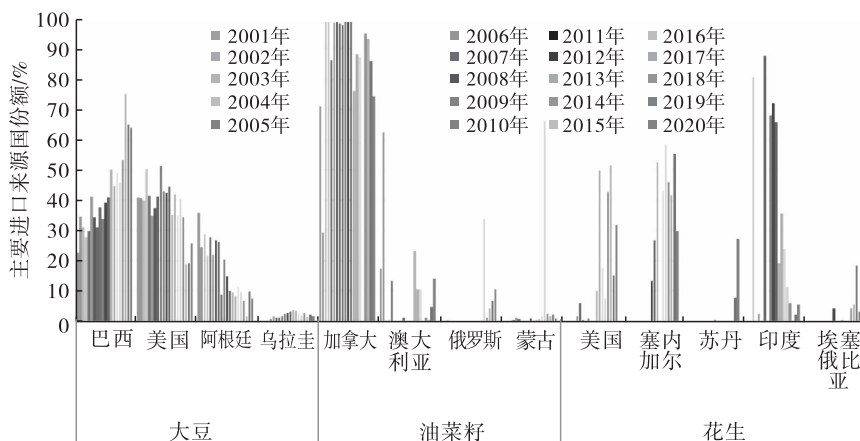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的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由图5可看出,我国大豆进口国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2001—2017年,我国有40%左右的进口大豆源自美国,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8.90%。2003年,南美大豆产量开始领先于北美,中断了美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局面,再加上美国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巴西和阿根廷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大豆市场的主要供给者^[3]。2013年,巴西成为我国第一大大豆进口来源国。2020年我国自巴西进口大豆6427.76万t,占大豆总进口的64.07%,相比之下,来源于美国的大豆进口份额由2001年的42.70%下滑到2020年的27.67%。

油菜籽的进口贸易国则更加集中,2000年后我国油菜籽进口贸易高度集中于加拿大。2001—2019年自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份额基本保持在85%以上,其中有10个年份甚至突破95%,自该国的油菜籽进口量由2001年的122.57万t增至2020年的

231.56万t,近乎翻了1倍。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业贸易合作不断增强,2020年来源于加拿大的油菜籽进口份额降至74.35%,但加拿大在我国油菜籽贸易中依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4]。

2015年以来我国花生进口规模稳步增加,2015—2016年花生进口国集中在塞内加尔、美国、阿根廷、印度四国;2017—2019年花生进口贸易进一步集中于塞内加尔和美国,3年间由塞内加尔和美国进口的花生份额超过70%。从数量上看,2019年由塞内加尔进口花生26.49万t,是2015年的4.61倍;2019年由美国进口花生7.30万t,是2015年的3.12倍。2020年我国自非洲进口的花生比例有所上升,表现为从苏丹进口花生29.65万t,由塞内加尔和苏丹进口的花生份额接近60%,由美国进口的花生份额为31.98%。

1.3.2 以芝麻、葵花籽、亚麻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商品进口贸易的国别特征

图6为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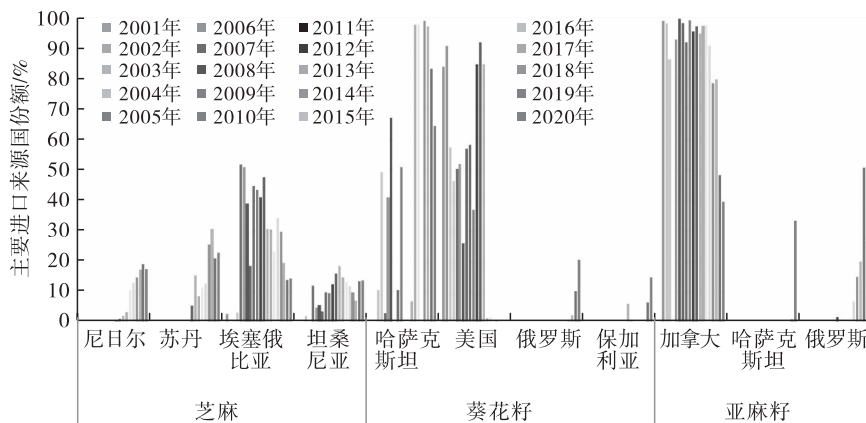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芝麻、葵花籽、亚麻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

由图6可看出,我国芝麻的进口来源地由亚洲向非洲转移,体现出芝麻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由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2001—2008年我国芝麻主要由印度、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进口,2009年后我国主要从尼日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进口。2009—2017年埃塞俄比亚保持我国芝麻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进口量由2009年的13.98万t增至2017年的21.12万t,在芝麻总进口中占比约30%,2018—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20%以下。苏丹在2018年替代埃塞俄比亚成为我国芝麻进口份额第一的国家,2020年从苏丹进口芝麻23.11万t,占芝麻总进口的22.75%。2011年以来,我国由非洲地区进口的芝麻份额超过八成。

2014年以来我国葵花籽进口规模总体增加,且高度依赖于哈萨克斯坦。2014—2019年哈萨克斯坦在我国葵花籽进口中的份额超过83%,其中有4个年份甚至超过98%,这一份额在2020年降至64.64%,主要源于我国同俄罗斯、保加利亚两国葵花籽进口贸易合作的加强。

我国亚麻籽的进口贸易高度集中,2001—2015年进口来源地局限于加拿大,在我国亚麻籽进口中的份额高于90%,进口量由2001年的2kg增至2015年的35.30万t。2016年,这种高度依赖单一国家进口的局面发生变化,我国开始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口亚麻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亚麻籽由2015年的0.01万t增至2020年的12.49万t,相应份额上升至33.53%。相较而言,自加拿大进口的亚麻籽份额由2015年的98.00%降至2020年的39.69%。

2 我国主要油料产品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趋势

2.1 以大豆、油菜籽、花生为代表的大宗油料商品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趋势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本章的产量与收获面积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消费量数据来自USDA数据库),2020年我国大豆、油菜籽、花生的总产量为5165.12万t,同2001年相比,总产量增加1044.20万t。2020年三者总收获面积为2128.91万hm²,较2001年减少了30.4万hm²。

2020年我国大豆总产量接近2000万t,在世界大豆总产量中占比5.25%,同2001年相比,总产量增长419.85万t,年均增幅1.28%,是除巴西、美国、阿根廷之外第四大大豆生产国。我国大豆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948.17万hm²增至2020年的986.60万hm²,在2020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7.21%,居世界第五。据USDA统计,我国大豆消费量由2001年的2831万t增至2020年的11160万t,年均增幅高达7.49%,大豆自给率由2001年的55.82%跌至2020年的17.92%,显然我国大豆产量已无法满足日趋旺盛的消费需求。

2020年我国油菜籽总产量为1400万t,在世界油菜籽总产量中占比16.21%,较2001年增加266.85万t,年均增幅1.12%,是继加拿大后世界第二大油菜籽生产国。我国油菜籽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709.48万hm²降至2020年的680万hm²,在2020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16.08%,居世界第三。油菜籽自给率由2001年的93.61%降至2020年的84.85%。我国油菜籽产品消费量居全球首位,库存

持续降低,已连续十年以上消费量大于产量,供应缺口巨大^[5]。

2020年我国花生总产量为1 804.68万t,在世界花生总产量中占比25.17%,较2001年增加357.50万t,年均增幅1.17%,产量居全球首位。我国花生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501.65万hm²降至2020年的461.97万hm²,在2020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12.77%,居世界第二。2020年花生贸易逆差高达63.36万t,是2015年的8.12倍,近些年全球花生库存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短期国内外市场价差使得进口花生更受国内市场青睐,大量进口花生之势方兴未艾^[6]。

展望未来我国大宗油料进口贸易发展趋势,可得如下结论:尽管近20年我国大宗油料总产量呈增长趋势,但总体来看我国大宗油料进口量将持续增加,有以下几点原因。

(1)从国内供给来看,增加油料供给量难度仍较大。首先,同加入WTO初期相比,大宗油料收获面积出现下滑,由于油料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资源禀赋替代关系,且粮食作物种植效益高于大宗油料作物,影响了农民种植油料作物的积极性^[7]。其次,比较效益的低下导致农民与其他投资人对大宗油料的投资动力较低,投资积极性不足^[8]。此外,我国大宗油料作物单产较低,同世界平均单产存在差距,生产效率亟须提高^[5,9]。

(2)从国内需求来看,居民需求仍将持续上升。考虑到人口不断增长、城镇化步伐加快,我国食用油消费量仍将维系刚性增长之势。随着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10],不仅表现为食用油需求量的日益增长,更表现为需求层次的提档升级,高品质食用油需求非常迫切^[5],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油料需求扩大^[11]。此外,对肉类食品日趋旺盛的消费需求滋生出旺盛的豆粕需求,从而拉动了大豆需求,进而导致大宗油料需求上涨^[12]。

(3)从国内外贸易政策环境来看,大宗油料的大幅进口基本格局不会改变。首先,我国取消了大豆和油菜籽的进口配额限制政策,进口产品拥有质量优势、价格优势^[13]。其次,近几年中国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对扩大进口贸易方面释放出了利好刺激,在国内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推动了大宗油料的进口^[14]。

2.2 以芝麻、亚麻籽、葵花籽为代表的特色油料商品的供需特征及进口贸易发展趋势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20年我国芝麻、亚

麻籽、葵花籽的总产量为315.45万t,比2001年的总产量增加61.93万t。2020年三者收获面积为142.87万hm²,比2001年减少了74.85万hm²。

2020年我国芝麻总产量为44.95万t,占世界芝麻总产量的6.20%,较2001年降低35.52万t,年均降幅3.02%,是世界第六大芝麻生产国。我国芝麻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75.92万hm²降至2020年的27.87万hm²,呈显著缩减之势,在2020年世界总收获面积中占比低至1.96%。2020年我国芝麻年消费量在130万t左右,有60%以上的芝麻依赖进口,产量只能覆盖34.58%的消费需求。

2020年我国葵花籽总产量为237.50万t,在世界葵花籽总产量中占比4.51%,较2001年增加89.72万t,年均增幅2.53%,是继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后世界第四大葵花籽生产国。我国葵花籽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101.58万hm²降至2020年的90.00万hm²,占世界总收获面积的3.13%,居世界第六。2016年我国葵花籽油消费增速高达30%左右,近年来消费增速虽略有减缓,但产需缺口仍呈持续扩张之态^[15]。

2020年我国亚麻籽总产量为33.00万t,占世界亚麻籽总产量的8.93%,较2001年增加7.74万t,年均增幅1.41%,是世界第四大亚麻籽生产国。我国亚麻籽收获面积由2001年的40.22万hm²降至2020年的25.00万hm²,占世界总收获面积的6.60%,居世界第四位。2020年我国进口亚麻籽37.25万t、亚麻籽油5.79万t,可见我国市场对亚麻籽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展望未来我国特色油料进口贸易发展趋势,可得如下结论:特色油料需求会不断攀升,进口量仍会增加,但受全球产量难以大幅增加的影响,进口规模将受到制约。原因有如下几点。

(1)从国内供给来看,种植面积增加难度极大。首先,受自然条件和土地因素制约,特色油料的种植地大都分散,产量低且不稳定^[2],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其次,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加工工艺缺乏科学引导,使得特色油料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导致生产规模持续萎缩^[1]。2011—2020年芝麻和亚麻籽产量呈波动下降趋势,预计未来受资源禀赋制约、人口红利消退和土地利用效率低等因素影响,生产规模难以显著扩大^[16]。最后,随我国农业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产区农户的特色油料作物种植收益低于玉米等其他农作物,也会导致其生产规模和产量不断萎缩^[17]。

(2)从国内需求来看,特色油料消费需求会不

断扩大。首先,2011—2020年芝麻、葵花籽、亚麻籽消费量分别保持着年均9.0%、11.1%、11.8%的增长率,市场需求与日俱增^[1]。其次,由于国民对特色油料商品健康认知的不断提高,其保健和营养功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进而拉动了特色油料消费需求。最后,特色油料作为加工休闲食品的重要原料,也展现出旺盛的市场需求^[18]。

(3)从国内外贸易政策环境来看,特色油料进口规模将持续扩大。近年来我国加强与非洲各国的农业合作,对非洲的部分国家免除了大部分油料商品的关税,导致从非洲进口芝麻的贸易额快速增长^[19],加拿大与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特色油料出口同我国的特色油料进口存在较为显著的互补性,我国仍会从两国大量进口特色油料^[20]。特色油料拥有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和较低的进口关税水平,随着国际竞争合作的日益深入,我国特色油料进口量仍将持续增长。

3 我国当前油料进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3.1 产需缺口突出,油料进口贸易依存度高

相较于2001年,2020年我国大宗油料与特色油料的收获面积下降了105.25万hm²,供给始终徘徊不前。同时据USDA的相关数据,2020年贸易逆差超过1亿t,20年间油料进口量暴涨9000多万t。我国油料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1]。

3.2 油料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市场风险较大

国内大豆进口来源市场高度集中,近年来由巴西、美国、阿根廷三国进口的大豆比例超过90%,由于美国、巴西等主产国不断发展生物质能源,使我国大豆进口增长受到一定制约^[22],加之近年来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部分国家相继颁布了出口限制措施,让进口依赖性风险愈加暴露^[23]。且我国油菜籽、葵花籽和亚麻籽的进口都存在长期依赖单一国家的问题,从而更易受国际贸易关系影响,不利于保障进口市场的稳定性^[4]。虽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部分油料的进口来源地有了一些扩展,但总体而言,高集中态势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我国油料市场仍深受国际市场牵制,国内油料供给安全仍然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21]。

3.3 国际进口竞争力较弱,话语权有待提高

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我国参与国际农业标准、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订,生物质能源等方面的国际谈判协作较少,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24]。国际买家的增多进一步削弱了我国油料进口竞争力,我国对巴西、美国等主要油料供给国的依赖水平显著

高于其对我国油料需求市场的依赖水平^[25]。另外,我国农业持续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导致我国油料在油料贸易中处于竞争弱势一方,国内油料产业链安全极易受全球生产结构变化的影响^[26]。

4 对策分析

4.1 完善油料生产支持政策,挖掘增产潜力

(1)稳定油料主产地的奖励政策和补贴政策,对油料作物繁育、种植等给予补贴,完善油料生产金融保障支持政策。

(2)继续推进大豆振兴计划,鼓励南方地区利用冬闲田增加油菜籽的种植^[27],利用沙地、滩涂等闲置土地,走产业扶贫发展道路,将油料作物种植同当地扶贫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加快推进特色油料生产。

(3)加大油料育种创新投入,提升育种水平和繁育产业化,推广油料高产栽培技术。全力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油料生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

4.2 拓宽油料进口来源渠道,加强与沿线国家农业合作

(1)推动国内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健全油料贸易政策体系和进出口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壁垒,优化进口税费制度^[28]。

(2)主动向全球发出我国增加油料进口、扩大品种结构、拓宽国别来源的政策信号,优化与美洲大豆、油菜籽主产地,非洲特色油料主产地的协作。

(3)培育一批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和先进技术,具备国际化思维、开拓能力及较高国际资源整合能力的跨国农业企业集团,提高其在国外市场的运营能力。

4.3 建立健全油料贸易政策,实施进口结构多元化战略

(1)建立完整的油料商品进出口税收调节机制,完善油料进口贸易措施,依据国际供求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进口暂定税率。

(2)有序开放油料商品的进口国家限制,多品种、多渠道地进口油料,分散来源国份额,降低对固定国别和固定品种的高度依赖。

(3)研究全面放开豆粕、菜籽粕、葵花籽粕等蛋白粕的进口国家限制,通过增加蛋白粕进口,降低对大豆的进口依赖^[29]。

4.4 建立监督预警体系,提高油料产业安全水平

(1)完善粮油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增强油料市场的分析研判与预警能力,密切关注国内外油料市

场变化,减缓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造成的冲击^[23]。

(2)健全进口调控机制,建立进口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根据国际国内供求变化趋势,把握进口时机、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妥当^[30],防备进口过度带来的冲击^[31]。

(3)利用进口大国地位,在贸易中同出口大国博弈,充分利用品种间竞争、国家间竞争,争取国际市场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张雯丽. 中国特色油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与对策[J].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0, 42(2): 167-174.
- [2] 于爱芝, 周建军, 张蕙杰. 我国小宗农产品国际贸易现状与趋势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8): 110-120.
- [3] 刘李峰, 武拉平, 刘庞芳.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植物油籽贸易的现状及其前景[J]. 中国油脂, 2006, 31(10): 14-17.
- [4] 刘成, 赵丽佳, 唐晶, 等. 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中国油菜籽产业发展问题探索[J]. 中国油脂, 2019, 44(9): 1-6, 11.
- [5] 何微, 李俊, 王晓梅, 等. 全球油菜籽产业现状与我国油菜籽产业问题、对策[J]. 中国油脂, 2022, 47(2): 1-7.
- [6] 李佳辰, 李孝忠, 白子明. 全球花生贸易格局演变及政策启示[J]. 中国油脂, 2022, 47(2): 8-15.
- [7] 和聪贤. 世界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8] 曹景武. 供需态势、风险摆脱与食用植物油料的安全保障[J]. 改革, 2015(9): 130-141.
- [9] 王晓梅, 何微, 林巧, 等.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5): 257-266.
- [10] 王晓君, 何亚萍, 蒋和平. “十四五”时期的我国粮食安全: 形势、问题与对策[J]. 改革, 2020(9): 27-39.
- [11] 曹慧, 翟雪玲, 徐雪高, 等. 我国主要农产品结构平衡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3(6): 9-14.
- [12] 刘璐璐, 李建飞, 舒跃, 等. 我国大豆生产消费现状及提升自给率策略[J].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2, 44(2): 242-248.
- [13] 王永刚, 李豪强, 王妍霏, 等. 贸易争端背景下世界油料、植物油生产和贸易格局变动分析[J]. 中国油脂, 2020, 45(7): 5-9.
- [14] 胡欣然. 中国大豆进口潜在风险及对策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15] 曹娜. 我国葵花籽油进口贸易的特征、成因及应对策略[J]. 中国油脂, 2023, 48(4): 7-10.
- [16] 陈云飞. 中国油料产业经济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 [17] 张洋, 严茂林, 葛玮玮, 等. 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油脂, 2022, 47(4): 1-8.
- [18] 薛龙飞, 张雯丽, 杨晨. 中国特色油料作物生产区域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5): 755-763.
- [19] 杨军, 董婉璐, 崔琦. 中非农产品贸易在1992—2017年变化特征分析及政策建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 18(3): 395-406.
- [20] 袁祥州, 程国强, 朱满德. 中加农产品贸易: 结构特征、竞争优势及其互补性[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5(2): 5-16.
- [21] 谢慧敏, 田志宏. 关联产品视角下的中国油料对外依存度研究[J]. 世界农业, 2019(12): 53-61, 134.
- [22] 谷强平. 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D]. 沈阳: 沈阳农业大学, 2015.
- [23] 李先德, 孙致陆, 贾伟, 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8): 4-11.
- [24] 狄强, 刘渝阳. 食物安全观视角下的我国食用植物油安全保障体系构建[J]. 农村经济, 2021(10): 27-34.
- [25] 魏艳骄, 张慧艳, 朱晶.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及市场布局优化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12): 66-86.
- [26] 卢昱嘉, 陈秧分, 康永兴. 面向新发展格局的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探讨[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2): 211-220.
- [27] 郭燕枝, 杨雅伦, 孙君茂. 我国油菜籽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J]. 农业经济, 2016(7): 44-46.
- [28] 张莲燕, 朱再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9, 24(12): 177-189.
- [29] 余洁, 韩啸, 任金政. 中美经贸摩擦如何影响了大豆进口: 基于贸易转移与创造效应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 2021, 37(1): 20-33.
- [30] 倪洪兴. 我国重要农产品产需与进口战略平衡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12): 18-24.
- [31] 黄敏. 我国农产品进口管理问题研究[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12.